

我現在的年齡是個孩子，

.....

我愛幼時的玩具，

.....

我喜歡從滑梯頂端朝下溜，
暈眩地不覺就到了底下。

目前山地社會的情況正如同十九世紀時的中國一般，嘗試著在吸收並求取更高水準的科

技文明和生活型態，可是卻得不到適當的協助和指導。

而世人卻總爭個「生」字，難道有了生便沒有死？得了死便得不到生？

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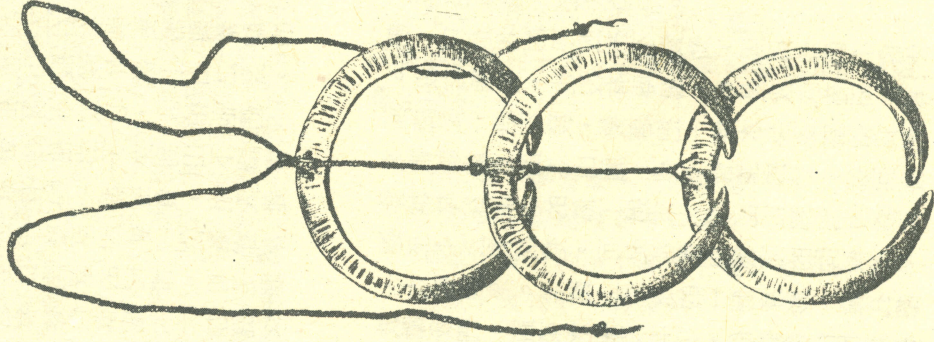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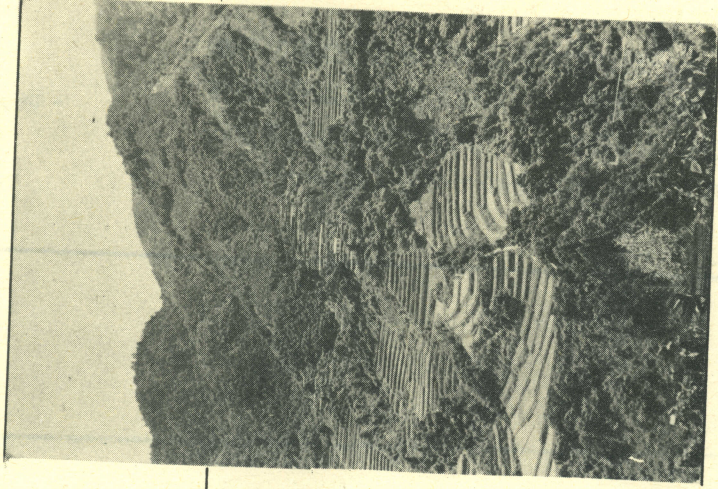
戀居於此的雲朵們，想是為了愛著羣山的默對——

彼此相忘地默對在風裏，雨裏，彩虹裏。

其實這山最真實的感情不在風裏、不在雨裏，也不在彩虹裏，而是在它無言的默然裏。它就傻楞楞的凝睇著、望著、盼著你去踩它、去踏它、甚至去鬧它一個天翻地覆。

也像那駐守在那乾涸的老河床畔的老漁翁，候魚、候船、候上游的融雪；而山候的是你我的徜徉與徘徊。你來，山不會熱情的迎你；你去，山也不會離情依依，因為它的愛是嬰兒的愛，絲毫不帶大人的世故色彩。只要你敢，你便可以去愛，用不着害怕這山外表的愛理不睬；因為這山本就是那麼的悠哉遊哉，那有什麼白眼和青睞？它有的是縷縷不斷的包容和關懷，卻實在不會把它的感情好好的表示出來，也只有多情的山客才體會得到這山的確是熱血澎湃。

田埔是秀巒村人口最多的一個部落，層層朝山谷斜落的梯田，似乎在向陌生的來客述說著山地社會的成長。



目前山地社會的情況正如同十九世紀時的中國一般，嘗試著在吸收並求取更高水準的科學。至今新光對外的唯一途徑仍然是一條老舊而狹小的山徑，到附近的秀巒就要三個小時左右。而新光要對外通信的唯一投郵處就在秀巒，徒步往返一次就得花上一天的時間，因此新光對外聯絡極不方便，山產的運銷也困難。連帶的，在行政管理、物品轉運、政令的推行等方面也因爲交通的不方便而存著許多實際上的困難。當我們在山下舒舒服服地坐在沙發椅中看電視時，誰怎能想到山上有勤苦的一群人卻正在手胼足肥地爲銀個山地社會的成長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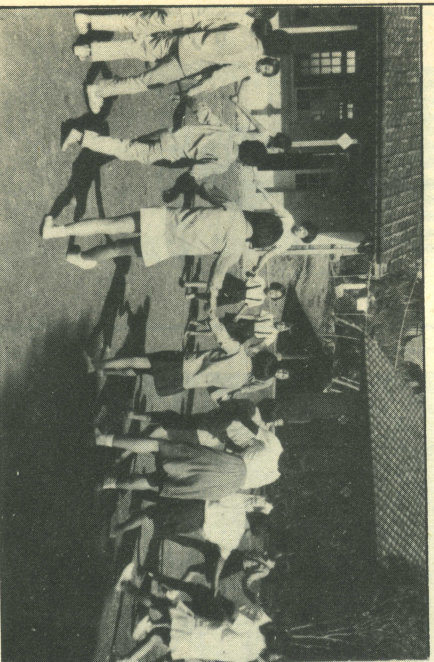
通電才一年的新光便有許多人有彩色電視機和音響設備。新光國小更有水泥蓋的全新學生宿舍以及一部很大的電冰箱。機車是新光最進步的交通工具，由於山路的陡峻崎嶇因此機車全是重型的，輕型機車經不起山路的顛簸，容易出事。曾經在新光巧逢山胞的婚嫁，新郎騎著一部重型機車把新娘從泰崗載回來，前後簇擁著好幾部重型機車，整個機車隊在山腰上呼嘯而過，叫人忍俊不禁。

就像昔日渴求現代化的中國一般，山地社會也正以龐大的胃口在吞食著一切現代的事物；昔日的山服團帶著山胞們跳上土風舞，大受歡迎；今日的山胞則帶著我們跳Disco舞主盡歡。以前大家在山上流行唱那首「哪魯灣多伊呀嘿……」，現在山上常聽到的則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張破碎的臉……」。山地小朋友手持木刀從樹上躍下，口中喊的是「我是老大白雲生！」看著手執新型鎗鋸的山胞揚手間將一株參天巨木轟然鋸倒，我們可以肯定，文明的腳步早已大步踏入這偏僻的山地部落了。

偶而會遇上酗酒的山胞，而誤以爲山上多是酒鬼，其實我們忽略了那一大群不沾酒的人；正如同我們會很容易因一個人的某項小缺點而忘了他諸多的優點。佛也說生，佛也說死

技文明和生活型態，可是卻得不到適當的協助和指導。
有死？得了死便得不到生？
求真、求善、求美的意願普天之下人心皆同，只是有的人擁有機會和環境去成功的做這種追求，而有的卻少有。一位跋扈的山胞頓了頓手中的拐杖對我說：「誰願意天天這樣撐著拐杖走路？如果我的腳是好好的，我早就把拐杖扔了，用拐杖是不得已的啦！」沒有人是自甘向惡的，唯有環境的桎梏才會使人「朝下溜，暈眩眩地不覺就到了底下。」

山地社會的成長過程中國小的老師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被人當做賢賢雖然很舒適；
把我當做大孩子看待，
我就不這麼依賴。
我不要他們同情，
要他們因為我能做點事而尊重我。

常聽到某些山地服務隊的隊員面不改色的說：「我們要到×××去服務七天」或「我們要到山地去服務」。「服務」兩字究竟意味著什麼？又什麼是「山地服務」的工作？打著服務的旗號上山的團隊很多。有的攜帶大量物品上山，像在做賑濟工作般的把東西全部送給山胞；有的在山上辦廟會似地，舉辦一連串的活動；然後拍拍屁股走了；有的則是雙管齊下，皆大歡喜，「服務」工作圓滿達成。可是，山地服務的工作員就是數天的載歌載舞，看病做片子、以及物質大贈送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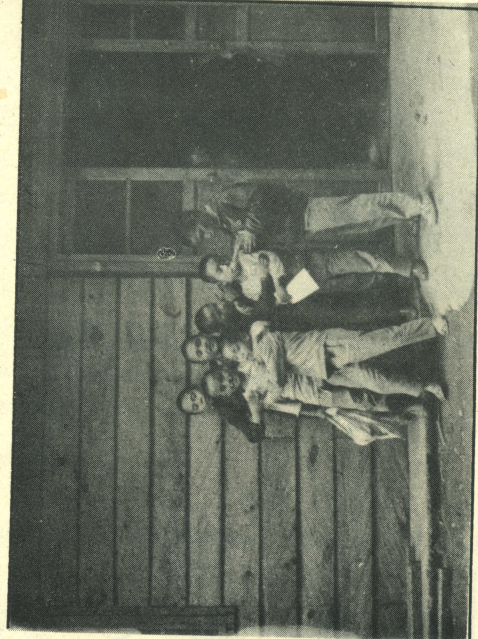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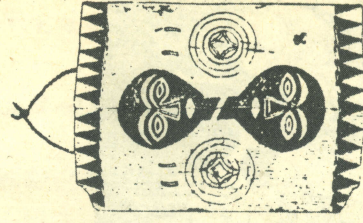
那個人說他是醫生，他是來給我治病的；他一進門就拿糖果給我吃，然後又講故事給我聽，還教我唱歌；臨走時連一毛錢都沒向我要就回去了。我心裏在想：這醫生可真好！不用吃那苦死人的藥，也不用打針挨痛，也沒有用那冷冰冰、硬梆梆的東西碰得我渾身不自在，而且不用花我一毛錢，這醫生可真討人喜歡！只是……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治了我什麼病？

耕莘山服簡介

民國五十六年，天主教育有一位張志宏神父，曾引導了一批大專青年，創立耕莘青年山地服務團，可以說是本省最早成立，以山地為服務對象的學生團體。當時的創立，固始於宗教家悲憫的入世心懷，迄今十四年，其立己立人的服務精神，實賦予「山地服務」這一名詞以更深層次的迴響。

服務他人原不是件容易的事，伸手出去，不單是熱忱、耐心與恆心，尤其需

要相當的技巧與智慧；使付出者與接受者所站的位置是尊重而非憐憫，是真正的愛與關懷。十三年來，這個社團以有良的財力，不斷充實的专业能力，以熱忱和



新光是秀巒村中最偏僻的部落之一，居民素以強健的身體和聰慧的智力著稱。照片中的是當地的幾個孩子頭，瞧他們不起眼的小個子，卻有超乎平常人的體力和耐力

我們很容易的會以我們的立場去考慮如何進行我們的「服務」工作，卻忽略了服務的對象是「他們」而不是「我們」；試想，如果我們是他們，我們會希望有些什麼樣的服務工作？「給予」往往會取「服務」而代之，我們儘量將我們所能給予的傾囊相與，可是山地社會的種種問題豈能因這些「給予」而獲得解決嗎？

整個山地社會能因這些「給予」而茁壯滋長嗎？浪子疏心那首詩中這麼寫著：

當時的創立，固始於宗教家悲憫的人世心懷，迄今十四年，其立己立人的服務精神，實賦予「山地服務」這一名詞以更深層次的迴響。

要相當的技巧與智慧，使付出者與接受者所站的位置或尊重而非憐憫，是真正的愛與關懷。十三年來，這個社團以有限的財力，不斷充實的專業能力，以熱忱和耐性，架起了山地同胞與平地人之間心靈溝通的橋樑。

在組織上，每年初春或秋末，他們會招募各大專院校的同學，根據山區部落的大小，分駐以適當的服務人員，訂下許多服務的細目，如教育、農事、醫療、音樂等，配合這些服務，他們分設了資料及研究發展小組，以為事先協調與事後檢討改進的方案。

工作的方式，則是利用兩星期到三個星期不等的寒暑假，和山地同胞實地生活在在一起，確切瞭解他們因難所在。展開服務工作之前，要做一個通盤的調查，確定所要服務的地區，究竟需要什麼？才不會本服務之心上山，反過來要人照顧，造成山地同胞們生活上的困擾。

初期，這個社團服務的地區是新竹的尖石鄉、五峯鄉、山地鄉的同胞，自六十三年起，他們以豐富的實際經驗，透過山胞輔導中心的介紹，為移居平地的山地服務，目前的對象是中和與水泥的山胞員工，做生活輔導及配合政令宣導的溝通工作。

許多你們天生就會的事，
遲鈍的我却認為很難，
要是人們肯讓我慢慢去學，
我雖然遲鈍，也能適應這個世界。

△平：「你們賣一次香菇可以賺很多錢，為什麼不把錢存起來？」

山：「存在那裏呢？」

平：「郵局或銀行都可以的。」

山：「在什麼地方呢？」

平：「竹東就有啊！」

山：「竹東我知道的啦，我以前去過的啦！只要走兩天的路再坐半天的車子就到了

？「給予」往往會取「服務」而代之，我們儘量將我們所能給予的傾囊相與，可是山地社會整個山地社會能因這些「給予」而茁壯成長嗎？浪子麻沁那首詩中這麼寫著：

少年和姑娘們一齊搖著頭

那兒有麻沁 那浪子麻沁

「那兒去了那浪子麻沁？」

面對著文明的登山人

全個部落都搖起頭顱

浪子麻沁走他自己的路去了，去那裏？沒有人知道，確知的是他獨個兒走去了，他用不著再像辛棄疾那般撥著筆桿寫那自艾自嘆的「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因為他走他自己的路去了，別人不曾知道他走去那裏，因為他走的不是別人給的路，唯一知道的是他不會使自己走向絕路，因為他也是人，他要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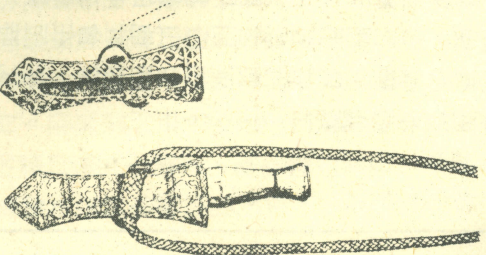
△平：「這麼多的水果為什麼不運到山下去賣？」

？「

山：「可是要怎樣運下去呢？」

平：「可以開產業道路啊！」

山：「喔！你說產業道路啊！有啦，聽說幾年以前就打算要修的啦，只是到現在還在準備中啦。」



△平：「放得太久的藥品最好不要用，新的藥品也不要屯積，以免變質用了對身體不好。」

山：「現在不存一些藥以後生病了怎麼辦？」

平：「生病了可以去給醫生看啊！」

山：「啊可是我們這裏沒有醫生啊！」

△平：「你們爲什麼不下山去讀國中和高中？」

甲：「我爸爸說沒有錢啦。」

乙：「他們說到平地去會變成壞孩子啦。」

丙：「他們說平地人不好啦，會欺負我們啦。」

丁：「我爸爸要我在家的幫忙帶小孩子啦。」

戊：「我要去山上做工啦。」

己：「我不知道啦。」

庚：「……………」

或許我們會拿平地的生活模式做爲山地社會更現代化的標準，可是山地社會有其特殊的生活環境，我們能要求在不同環境下的兩個生命體過同一模式的生活嗎？

我說，都市的律法不是妳的，

都市的文明也不是妳的，

通衢上僅有微弱陽光，

也不是妳的呀。

爲了怕見更多的人眼的妳

繞行了小巷，

那麼，都市的什麼是你的呢？

「山地平地化」的理想很不錯，只是山地社會的平地化似乎應該是選擇性的，而不是用全盤接受的方式。

曾有人說：「你們耕莘山服團每年都上山去工作一個月，可是我看他們一點改變也沒有，你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也有人說：「學校的老師在山上教書那麼久，尚沒有很好的成效，你們短短的一個月又能教些什麼？」

現任耕莘青年山地服務團團長陳侃先生曾說過幾句話：「我們在山上辦這些活動，是希望能借這些活動增進我們和山胞之間彼此的了解，並以我們的種種舉止言談去逐漸喚起他們的信心，誘發他們的潛能，讓他們以自己的力量促進整個山地社會的進步……服務並不是去教導或給予；而是要用我們的心去聆聽、去關愛……我們不必急著期盼山地社會在短時間內有所改變，只要我們確知他們的確一年比一年更進步這就夠了……。」

別忘了我也是人，
會傷心，也能愛，
還能感覺到歡悅。
須知我是個需要鼓勵照顧的孩子，
招呼一聲，對我笑笑，
這一點子也就夠了。

